



北戴河的故事

葉 淘 著

天津通俗出版社

目 錄

超音速的“小飛機”	1
北戴河的故事	13
心向北京	23
試煉	36
沸騰鋼	49

的、修理鐘錶鋼筆的……每個攤子前都站了不少人。“小飛機”騎着車子，在人羣中一閃一閃地穿過。有的人看着，嚥嚥嘴誇獎說：“這人騎車子真有套本領。”“小飛機”聽着，用手摸了摸帽沿，腳尖一蹬車輪，又一閃一閃地向前騎着。他的臉喜洋洋的……

突然，在一個五金攤子面前，他的車子停下了。他眯着笑眼，就像小孩看玩具那樣歡喜的神態，看着那個老頭正在開動着的一架留聲機，唱片在轉盤上滴溜溜地旋轉。他的那一對大眼珠子，似乎也在跟着轉動。真惹人稀罕的玩藝，他點着一根煙捲，一邊吸着，一邊着迷似地看着轉動的唱片。那老頭湊近他，問他：“想買嗎？這是德國留聲機，年成老點，不過貨還不舊，假若賣給你算賤點。”老頭的話剛一落音，“小飛機”用手一拍大腿說：“老大爺，我找到竅門啦！”說着就跳上車子，蹬着就跑。只聽見“哐”的一聲，把對面一輛車子給撞了。“小飛機”從車子上跳了下來，一看是高淑蘭。

“碰着了嗎？我真沒看見。”“小飛機”抱歉地說。

“‘小飛機’，幹嘛像趕火車那麼忙，有什麼急事？”高淑蘭說着，一手拿着給她弟弟買的兒童玩具，一手把車子調過頭來。

“高淑蘭同志，你來得正好，我找到用轉盤帶動擦鋼錠的竅門啦。走，咱們走着說着吧。”

推着車子，兩個人走出了小市。

二

高淑蘭是煉鋼車間的調度員，又是煉鋼車間團支部的書記，他和“小飛機”的工房住在緊隔壁，下了班，他們兩人時常拉拉生產上的事。自從廠子裏開展技術革新運動以來，高淑蘭在調度工作上發現一個問題，就是每回澆注好鋼錠，去掉澆口（鋼錠的尾巴），運到軋鋼車間去燒軋，這中間要隔很長一段時間。她就跟“小飛機”核計說：“假若能在鋼錠火紅的時候，想個法子去掉澆口，跟着就運到軋鋼車間去燒軋，那就能節省人力、煤耗、電耗；還可以提高鋼材的產量質量。”“小飛機”一聽，琢磨了好久，心想：鋼錠趁熱去掉澆口，工人勞動強度太高，若能用一根長木棍，在棍頭上安裝一個搬子咬住澆口，只須一用勁，澆口不就掉了嗎？今天他就到小市來，看看五金攤子上有沒有這種搬子賣。可是沒碰到。不過，他却找到了個好竅門。剛才他看見那個留聲機的唱片在軸上轉動着，他就聯想起：假若能造個帶齒的活動轉盤，用一個馬達帶動着，把熱鋼錠放在轉盤上，利用它轉動的力量來擰切澆口，澆口一會還不一齊都掉了？這樣自動化擰鋼錠澆口一定可以很快地送軋鋼車間熱軋了。他把自己找到的這個竅門一口氣全說給高淑蘭聽。

高淑蘭是個活潑愉快的姑娘，梳着一對小辮，長着兩隻水靈靈的大眼，她聽“小飛機”這麼一說，就好像在車間看到快速煉鋼試煉成功那麼高興和激動，她搖晃了一下小辮說：“你找的這個竅門不錯；不過，應該和你們組長李師傅研

究研究，他經驗多，技術高，可能會給你很大的幫助。”“小飛機”一聽要他找李師傅研究，馬上用手摸了摸帽沿，臉刷地就紅了。高淑蘭一看他這副神情，就知道他不大樂意。這裏面有個原因：本來“小飛機”和李師傅不在一組，最近調整勞動組織才編到一組。“小飛機”雖然今年才二十三歲，可是已經做了八年工，論經驗，他沒有李師傅豐富，論技術，兩人不相上下。在技術革新運動中，“小飛機”一連改進了工具三次，上了光榮榜，最近被領導上提拔為副組長，這組除了李師傅、老趙兩人外，都是年輕小伙子，小伙子們都愛接近“小飛機”，跟他研究技術。“小飛機”像磁石樣地吸住大家，李師傅好像給擱在一邊，這使李師傅感到很彆扭。別人誇獎“小飛機”技術好，李師傅聽着却撇嘴。“小飛機”看李師傅瞧不起他，他也不尊敬李師傅，別人提的改進技術的建議和他自己提的，他都不願和李師傅研究。高淑蘭完全了解他的心意，就向“小飛機”說：“‘小飛機’，你是個團員呀，這幾年來進步很快，不過你不應該滿足，大家都叫你‘小飛機’，可是你還應該做一個超音速的小飛機，你懂嗎？李師傅經驗多，你一定要虛心向他學習，尊敬他，幫助他樹立領導威信，他一定會幫助你實現這個建議，那麼你們小組對國家的貢獻就更大了。”

“小飛機”沒說話，低着頭，好像在想什麼。現在他們到了工房的球場，高淑蘭一眼看見李師傅手裏拿着個釣魚竿，正在球場邊上站着看打球呢，便向“小飛機”說：“咱們現在跟李師傅談談好嗎？”

兩個人都下了車子。

“李師傅，”高淑蘭離老遠就向他打招呼。

“李師傅，你釣了幾條大魚？”“小飛機”湊到跟前來翻開他的盛魚的口袋。

“今天，我這手簡直像擦了香油了，一個鐘頭就釣了三條大魚。”李師傅說着摸了摸鬍子，紫紅臉膛掛了一層笑容。

“小飛機”翻開他的盛魚的口袋看了看，說：“這算什麼大魚，有兩條是泥鰍，明兒個看我釣幾條大魚吧。”

李師傅聽着不大高興，一揮手說：“你的本領大，明天看你的吧。”

高淑蘭一看不對勁，就笑嘻嘻地說：“李師傅，‘小飛機’說着玩的，我告訴你，他找到一個竅門，想和你研究研究。”李師傅聽着點了點頭。“小飛機”就趁勢把剛才想的自動磨鋼機的事向他說了。李師傅聽了，起先沒吭聲，高淑蘭一看這情況，就插上一嘴說：“李師傅你看怎樣？”李師傅把草帽子戴上說：“可以研究一下，我看到我家裏去研究吧。”三個人就一齊走了。

在快到李師傅家門口的地方，黃技術員和機修組的工人王文成從球場向這邊走來，“小飛機”把找到的竅門，簡單地告訴給黃技術員、王文成後，便邀大家一塊到李師傅家裏去研究。

三

“小飛機”的家和李師傅的家，相隔不過七八個門。不過“小飛機”很少到李師傅家裏來，搬到一個工房後，他只到他家來過一次。

李師傅今年四十歲啦，做了二十年工，在李師傅的廂屋裏，“小飛機”看見擺着不少李師傅過去買的五金電料，和他自己研究沒有成功的幾種工具。這個小屋簡直像個小金電料攤子，“小飛機”就像一個好吃的小孩，走進一個結滿香蕉、蜜橘的果木園裏，他的兩眼看得發直。

李師傅把煙斗點着，叭叭地吸煙，大家正式地研究“小飛機”找到的竅門，一開頭王文成就說：“我看‘小飛機’想出的這個自動擰鋼機挺巧妙，應該趕快搞，早點解決生產關鍵問題。”

李師傅聽着，吐了一口煙圈說：“這個竅門好是好，不過有個大問題，就是熱鋼錠本來挺軟，放在自動轉盤上一轉一擰，轉盤力量大，那不全擰成蕨花啦！”他說着冷笑了一聲：

“我可不願糟蹋國家財富。”李師傅向來愛護國家財富的，在班上，他要是看見誰丟掉一個螺絲在地上，他都要訓你一頓的。聽了他的話，黃技術員考慮了一下，說：“李師傅說的也有些道理，我們是不是可以在上面造一個帶眼的鋼板，把熱鋼錠套上，這樣一轉動，熱鋼錠就不會歪倒了吧？”“小飛機”一聽樂滋滋地說：“這太好了，完全可以試一試。”王文成也拍着手說：“這是好辦法。”高淑蘭看着李師傅說：

“照這樣，李師傅你看能不能試試看？”

李師傅拿着煙斗，“叭叭”地吸了幾口，點了點頭說：“可以，這倒可以試試。”

四

經過工廠合理化建議委員會批准，自動擰鋼機製造好了，試驗那天，“小飛機”心裏又高興、又着急不安，一夜也沒睡好。天剛亮，他就進廠了。

剛到廠，高淑蘭也來了，她今天有個新任務：車間新來了兩個新天車，由她負責調度，兩架新天車假若配合不好，就會影響煉鋼爐的生產。高淑蘭工作的地點就在“小飛機”試驗自動擰鋼機的近旁。

“咱們的新工作就要開始了，別着急，要冷靜、沉着！”高淑蘭向“小飛機”握了一下手，就搖動兩台電話機和新天車的司機聯系，她就像一個在飛機上的發報員那樣忙碌、敏捷。

八點鐘，參加試驗的人都來了，高淑蘭指揮的二號新天車吊着一排剛澆注好的紅艷的大鋼錠過來了。當它往自動擰鋼機上剛一放穩，自動轉盤就被馬達帶動着“突突”地轉動着。大家都睜大眼睛看着它，整理鋼錠的工人看着鋼錠的澆口，一會兒，被擰下來了，大家都按不住心裏的歡喜，有的樂得跳起來說：“這玩藝真解決問題！”話剛一落音，這一排被擰掉澆口的熱鋼錠“嘩！”地就歪倒在轉盤上，那樣子就像麻花一樣……。

“費了這麼多人力，流了那麼多汗。煉好的這爐鋼，到咱們這裏變成次品了。”機修工人老趙噘着嘴說。

“這給國家造成多大損失！”李師傅兩隻眼睛氣紅得像兩盞燈籠。“小飛機”沒吭聲，紅着臉和黃技術員檢查轉盤。

這時候一二號兩個新天車，由於司機操作不熟練，車間的速度太快，停車的閘雖然好使，但是兩個新天車還是撞壞了幾根馬達綫，機修工人都去搶修。李師傅和“小飛機”也急忙去了。“小飛機”看大家一上天車就亂抓一把，便向大家夥說：“咱們都要聽李師傅吩咐，別亂抓一把。”李師傅一聽“小飛機”說這話，懂得“小飛機”尊重自己，便馬上給大家明確分工來幹活，他和“小飛機”在一塊修一根。在修的時候李師傅的眼被沙子迷了，“小飛機”趕忙給他吹好，一會兒天車修好了。天車又開動了，沒有耽誤吊運爐子倒的鋼水。事後，高淑蘭向調度組長老王檢討說：“司機操作不熟練，這是一個方面，我在調度工作上計劃性不強，也是造成這次燒壞馬達綫的主要原因。”老王聽了向她說：“我是組長，事先應該多幫助你，可是沒做到，責任應該由我負，大家爲了搞好生產，大胆、細心地工作吧！”說着就幫助高淑蘭聯系煉鋼爐，計劃下次出鋼的時間。

李師傅在旁邊看着，過了一會，他蹬蹬地走到自動攪鋼機前，幫助“小飛機”去檢查爲啥沒試成的原因。

五

已經是夜間十一點了，“小飛機”還伏在桌子上畫

圖……。

他愛人邢金花睡醒了一覺，睜開眼睛看着他還在畫，爲了照顧他的身體，她想馬上勸他睡下，不過想起最近的事來，她又不好意思開口了。

結婚快一年了，邢金花到工廠去過七八次，有五次是參加工人家屬代表會，有三次是參加煉廢鋼。第一次到鋼廠去，這位來自鄉下的婦女，覺得樣樣都新鮮：他眯細着眼，看着高大的廠房，那些隆隆開動着的機器……在化鐵爐前她停了下來，她看着這個三丈多高的爐子上的捲揚機不動了。工人們急得圍着爐子直轉悠，一會兒，她丈夫來了，只見他一縱身子，爬到爐頂上。一會兒，游龍一樣的捲揚機，輕巧地提著五噸焦炭放進爐膛裏，爐子立刻噴出了灰色的煙雲，工人們都拍手笑着。從那以後，她了解了丈夫的工作的重要，她了解他每天爲什麼回來得這麼晚。有一回，在半夜裏她看見丈夫找來兩根秫秸，和一塊洗衣服的搓板，他把秫秸在搓板的下面送來送去，她真是莫名其妙，原來丈夫在研究改進天車的馬達綫路。最近，這幾天晚上，丈夫常到李師傅家裏去，想到這裏，她輕輕地從炕上爬起來，問他：“你不累嗎？”“小飛機”搖搖頭說：“不累。倒是很想抽根煙，可是外邊也沒賣的了。”金花聽了就順手從炕頭邊摸出一包恒大牌的香煙，遞給他說：“拿去吸吧！這是那天來了客人買的。”“小飛機”點着了一根煙，樂滋滋地說：“你睡吧！睡了我就能沉下心來畫圖。”金花明白丈夫的意思，就躺在炕上又睡了。“小飛機”畫了一會圖，就走到外面去。現在已

經是十二點多鐘了，工房裏面的人們，都已睡熟了。他走過高淑蘭的門口，馬上想起了那天她跟自己說的話：要做一個超音速的“小飛機”。他想：李師傅不知睡了沒有？就輕輕地走到李師傅家門口，一看燈早已關了。他想：這怎麼辦？原來“小飛機”在試驗自動擰鋼機失敗後，他就和大夥研究失敗的原因，經過幾天的琢磨，他想起假如在擰鋼機下層安上一個帶眼的眼板夾住鋼錠，那就準保不會把鋼錠擰歪了。可是這個鋼板的眼怎樣才能合乎鋼錠的澆口呢？他一時想不起來。現在他很想能夠找到李師傅一起研究，可是李師傅已經睡了，怎麼好把他叫起來呢？沒辦法只好獨自個在工房的小花園裏走來走去，他看見廠裏化鐵爐的紅火，映紅了半邊天，在這個紅光照耀下，他想：將來我們的生活會變得多麼美好。正想着，他看見有一個人向這邊走來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李師傅。“李師傅！”“小飛機”叫了一聲，李師傅也走過來高興地說：“‘小飛機’，我想出一個可以不使鋼錠歪倒的辦法。”“小飛機”自打試驗自動擰鋼機失敗後，經常接近李師傅，尊敬李師傅，有啥事都找他核計，像每天的派活會都由李師傅主持，李師傅對每個工人的脾性都摸得挺透，加上“小飛機”從旁一指點，工人們在分配活後都愉快的接受任務，“小飛機”還和李師傅下到車間具體幫助工人解決困難問題，每天他們小組都能提前完成任務。工人們都說：“李師傅派活派的真合適。”“有困難，他一來就解決了，真是個好組長。”這樣，李師傅的威信就在小組裏提高起來，李師傅從生產上着想，認為：我應當幫助他實現建議，這是

對國家負責！看見老王幫助高淑蘭，他更覺着自己沒盡到幫助“小飛機”實現建議的責任。這幾天夜裏他老是睡不着，昨天下午在廠裏的澡堂裏沖完雨淋浴後，他想起假若在自動擰鋼機旁安上一個泄水管，用水沖洗熱鋼錠，可以減少鋼錠表面的溫度。夜間他又想起：在自動擰鋼機轉盤的下層，再能安上一層帶槽的鋼板，夾住鋼錠，那麼轉動起來，鋼錠一定不會歪倒了。他越想越對勁，很想馬上把這事跟“小飛機”研究一下。想着，就一骨碌爬起來，跑了出來。現在他把這事告訴“小飛機”，“小飛機”一聽，馬上高興得跳了起來說：“你比我想的帶眼的鋼板還好。”他拉着李師傅的手：“這樣做一定可以試驗成功。”

六

七月十九日，正是煉鋼車間擴建工程投入生產的日子，這天自動擰鋼機進行第二次試驗。“小飛機”一大清早就騎着車子進廠了。

煉鋼車間今天大變樣子：高大的廠房兩頭接長了一百公尺，顯得更加寬闊、明亮。在廠房鋼架縱橫的跑道上，二十噸的大天車在隆隆地開動着，在它的身下，新建的八個大造塊池，就像幾艘艦艇的模型一樣排列着。有的已經立滿了紅艷艷的大鋼錠，這是夜班的工人勞動的果實呀！經常在這裏的工人們熱得貼身的小褂都能擰出水來，可是今天，天夥却覺得涼滋滋的，原來車間裏的地道通風設備——吸、送風機正在“呼呼”地開動着，吹送着絲溜溜的涼風，七月大熱天

在這裏幹活，人們就像生活在春天裏一樣。“小飛機”又看了看烏光黃亮的大煉鋼爐，正在冒着金色的火花，他想：工廠的家底子大了，一定還得多開動腦筋，使生產搞得更好。他走到自動擰鋼機前，仔細地檢查了這個新設備。李師傅和黃技術員也來了，他們幫助一塊檢查。八點鐘正式開始第二次試驗，高淑蘭也來了，她事先把熱運鋼錠的車子準備好，等試驗成功，立刻就裝車送到軋鋼車間熱軋。

試驗開始了，熱鋼錠運來了，只見它剛一放在轉盤上，兩層鋼板就牢牢實實地卡住它，泔水管像泉水一樣地噴射着它。“小飛機”把電鈕一按，自動擰鋼機的轉盤，就滴滴溜溜地轉動起來，又聽見熱鋼錠的澆口“卡卡”地響着，三分鐘，它們全去掉了。熱鋼錠一根沒有歪倒。跟着高淑蘭下命令“裝車”，熱鋼錠很快地裝運到軋鋼車間去了。大家看着都樂了，王文成和老趙幾個人把“小飛機”、李師傅抬了起來，坐飛機！一直抬到軋鋼車間的門口……。軋鋼車間已堆滿了通紅的鋼材，人們看見它，好像看見了祖國用它們蓋起的無數高樓大廈……。

北戴河的故事

早晨，太陽從東山嘴剛露出頭，紅色的光芒便照亮了海面。

這時候，在海濱療養院療養的職工，都走到海邊上散步，或者跑到海灘的小島上去揀蛤蠣、挖海菊花……。

鋼廠的療養員張培良，每天在天剛透亮的時候，就第一個跑到海邊上去散步。今天早晨，海水落潮了，海灘上的小島遠看就像一羣剛剛吃過奶的小牛犢正在洗澡一樣，它們是那麼鮮亮、健壯地伏在海灘上，讓白色的浪花在它們的身邊沖洗。張培良走到一個像黃色的蓮花石一樣好看的礁石上，對着紅艷艷的太陽，深深地吸了幾口新鮮的空氣，他咂咂嘴，簡直就像吃了一個被霜撒過的秋天的蘋果那樣，感到清甜涼爽：

他昂着頭向海濱區眺望了一下。春天，祖國北戴河的海濱可真美啦！在海邊一帶的果木園裏，已經開滿了花骨朵，在早晨的陽光照耀下，花骨朵就像孩子們的笑臉那麼好看！

這使他想起在秋天收穫的季節，將會有多少金色的果子呢。

在東山馬路上，一隊建築工人，正在建造一座高大的人民文化宮。杏黃色的樓房，簡直像蓮花玉石雕砌的那麼發光！蓋文化宮用的鋼材都是自己廠出的呀！想到這裏，他睜大眼睛，向東邊遙望了一下，在他的眼前馬上展現了一片密如樹林的高大的煙囪，他好像看見了自己的伙伴，正在進行着快速煉鋼。那些紅花花的鋼水，正向盛鋼桶裏傾瀉……。

想到這裏，他揀起了一個石子，“嗖”地一聲投到海面，馬上濺起一個銀白的水花來。

到海濱休養已經有一個半月了，可是自己的病還沒見好，這使他心中很是不安。自己就像一隻拋了錨的航船，停泊在海灘上，老是修理不好，這多叫人不愉快呀！

“小張：你看我揀了一個花蛤蠣：”

說話的是療養所的女護士劉玉蘭。她有着一對細長的小辮兒，在小辮上還紮了兩個白色的蝴蝶結子。她一邊說着話，一邊跑了過來。他想：張培良一定會伸出手搶着向她要花蛤蠣。可是出乎她意料之外，張培良只是打量了一下她手中的花蛤蠣，淡淡地說：“很好看！”這種冷淡的神情使劉玉蘭心裏很不舒服。

療養員小黃跑來了，一眼瞅見劉玉蘭手中的花蛤蠣，便伸出手說：“這個花蛤蠣真好看，送給我吧！”

劉玉蘭正上火呢，小辮一搖晃，撇了撇嘴說：“看你美的，淨想揀現成的”

張培良看他倆爭搶起來，就趁勢獨自個兒走回療養所去

了。

二

療養所的播音器廣播了：

“療養員同志們請注意啦：現在請趕快到醫務室過體重吧……”

張培良正躺在牀上看“鹼性貝斯麥爐煉鋼學”呢，一聽見廣播，就趕忙和他住在在一起的龐慶文一塊到醫務室去。

醫務室已經擠滿了六個樓的療養員，大家按着次序過體重。四個女護士在認真地記錄着每位療養員的體重。因為體重增加不增加，可以決定出所日期的早晚。

還有兩位就輪到張培良過體重了，現在他的心在蹦蹦地跳着，感到有點怪緊張的。

趕巧給他過體重的就是劉玉蘭。她一眼看見張培良，便立刻想起剛才在海邊上那一幕情景了，臉不自然地紅了起來。不過，張培良却沒有注意到，他筆直地站在過磅器上，兩隻大眼看着對面牆上的衛生常識圖畫。

“呀：六十五公斤！”劉玉蘭出奇地看着過磅器上的大針。

“他的體重比上週長了一公斤。”護士李玉英看着記錄表說。

“這是好現象，這週我運動的好，吃的也多，這還不增加體重嗎？”張培良爲了證實體重增加，自己趕快作了解釋。